

何氏類銘

六之八



翰林祭酒司業博士給事中御史
京兆尹按察使刺史

刑部員外郎 工部員外郎

工部郎中 吏部員外郎 戶部員外郎 禮部員外郎 兵部員外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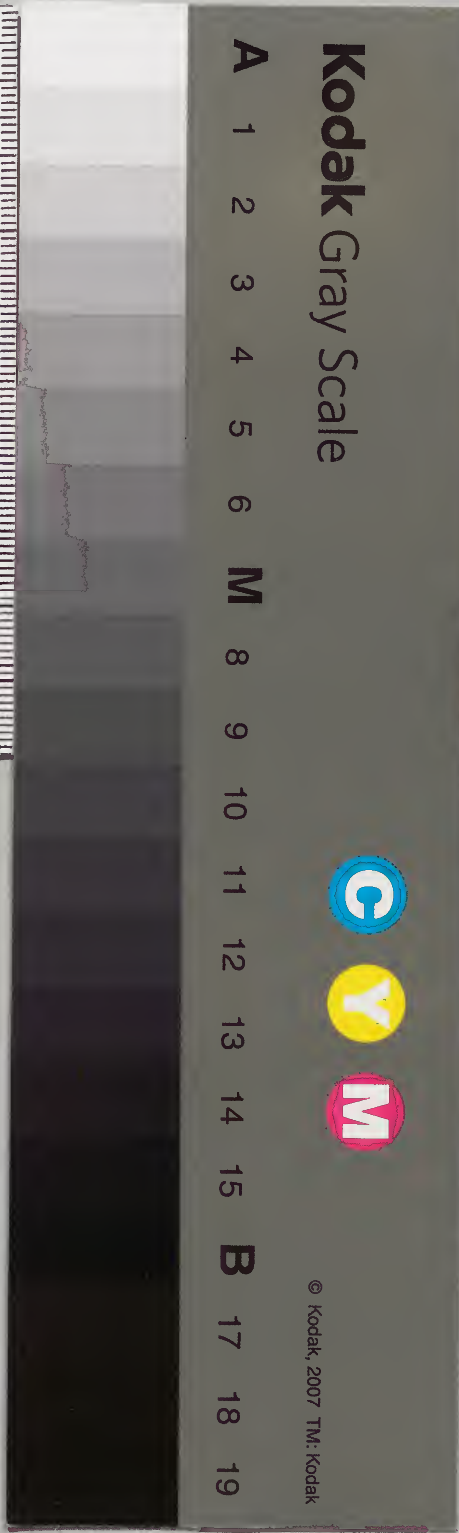
尚寶卿 吏部郎中 戶部郎中 禮部郎中 兵部郎中

御史中丞 諫議大夫 太常卿 大理卿 光祿卿 太僕卿

刑部侍郎 工部侍郎 戶部侍郎 禮部侍郎 兵部侍郎

宰相 吏部尚書 戶部尚書 禮部尚書 兵部尚書 刑部尚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40
	冊數	12	(3)
	函號	367	43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六目錄

淺草文庫

職官類上

宰相

吏部尚書

戶部尚書

禮部尚書

兵部尚書

刑部尚書

工部尚書

吏部侍郎

戶部侍郎

禮部侍郎

兵部侍郎

刑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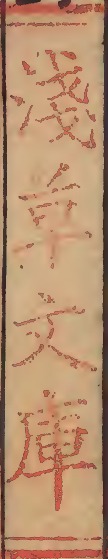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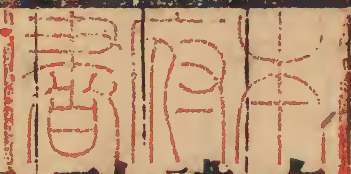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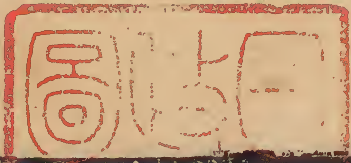
工部侍郎

後學楊汝成

可天頁卷

職官上

目錄



陸萬齡

門人許經

張爾葆

弟何三恪校

新刻何氏類金卷之六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職官類上

宰相

古者天子之四鄰曰疑曰丞曰輔曰弼自黃帝有七
輔堯有九人舜有十六相禹有五丞文有四友武有
十亂而相之名始立焉其有右相左相之名者則湯
之伊尹仲虺秦之甘茂樗里侯漢之周勃陳平晉之
王保馬睿唐之閻立本姜恪固即太師太傅太保司
馬司徒司空所謂三公者也在昔求相者昭告昊天

作比類錄 卷之六
上帝厥有休符謀及卿士庶人咸無異論叶于朕夢
朕卜試以汝翼汝爲或觀出綸之辰彌空其雪或見
扶杖之老歡動如雷密勿引裾從容補袞調陰陽之
理總官府之權建天地之功垂日月之曜仔肩任重
鎮如負海之六鰲獨立難移屹若擎天之一柱非但
元圭袞冕紫綬金章坐政事堂稱中書省履沙堤地
避火城光徒以示威嚴明尊貴而已者此其任良鉅
矣周勃則誅呂而迎代霍光則擁昭而立宣王商以
威重見憚於單于張蒼以文學顯名於當世四海尊
于儀爲尚父九重呼李泌爲先生諤諤直言天下頌

道輔仲淹之直魏巍成績史臣思韓琦富弼之賢元
祐之大拜司馬光亟更新法慶曆之延登杜正獻盡
革弊端王旦不見喜怒之容丙吉不罪醉飽之吏孔
光不言温室之樹韓琦不責負義之人范魯公不值
產營家王沂公不收恩避怨呂大防請行祖宗家法
李文靖請罷宦官監軍楊綰秉鈞而聲樂騶從卽皆
減省杜衍執政而苞苴直貨賄無敢私于凡此皆賢相
也如唐玄宗欲相盧從愿崔琳而以金甌覆其名問
之太子宋太宗欲相向敏中張詠而以飛白書其名
付之中書開元中欲相張嘉貞偶忘其名而問之夜

半乃中書誤以張齊丘奏且將降詔矣而後忽憶其
爲嘉貞也頃刻間別有艸詔之命咸平中欲相畢士
安實重其望而拜以叅知乃士安又以寇準薦且亦
待用矣而時竟藉其爲宿德也閱月間遂有並相之
綸此皆賢君能擇賢相如鄭衮者時憶徐公之語不
敢以垂老累辱朝廷終于不就如劉寔者且以劉坦
之疏當使以上台光飪鼎食宜聽所辭蓋宰相恐非
其人故當年最重此職而若蘇味道每事遲疑不決
流爲模稜盧懷慎每事退讓未遑號爲伴食而至乃
行孝嗣偕六賢而更日帖勅王敬則以三公而奮臂

拍張卒遺覆餗之譏來折鼎之誚斯亦不足道已
李吉甫拜相之時遂勤訪問有裴垍者取紙筆疏薦
三十人歲月之間皆爲選用輒號得才向敏中入相
之日方降制麻命李宗諤者到第宅慰問三四次唯
諾之外別無他言因稱耐職富韓以少年執政人有
言其勇于作事者章郇公以爲如小兒跳躑必致抵
墻觸壁而不可呵石介以剛正立朝人有薦之使爲
諫官者范仲淹以爲恐他日好奇必致折檻引裾而
不可用

唐德宗之擇尹得人治狀矣羣臣皆以爲賀而柳

渾獨不爲之慶幸者則以令尹之選不宜以煩至尊
陳執中之嬖妾殺婢有穢聲矣御史皆以爲言而范
鎮獨不爲之督過者則以閨門之私不可以責宰相
范文正公在西夏用兵而朝廷忽詔進職公則以敗
師爲恥而有陳讓之章倪文節公爲金人講解而中
書議欲遷官公則以和戎爲羞而無慶賀之表獲李
繼遷之母寇萊公以爲當誅而呂文正欲寬其刑者
不爲胡夷樹讐而堅其畔志棄光化軍之境富鄭公
以爲當斬而范文正欲薄其罪者不令人主手滑而
啓其殺心富鄭公不敢于例外冒受一賜物者恐他

日有非分之爲宜杜其漸范文正不敢于法外勸殺
一近臣者恐他日有非意之戮欲防其微韓魏公接
御封于中官夜至之時而舉燭以焚者所以防兩官
近侍之間呂許公聞召命于聖體乍康之後而緩步
以入者所以釋一時中外之疑以蔡確之奸邪而當
其貶時范忠宣公欲貸其誅也慮以嫉惡太甚而貽
將來縉紳之憂以王安石之執拗而當其歿後司馬
溫公欲厚其贈也冀以卹典加優而全當代相臣之
體

吏部尚書

冢宰亦曰太宰謂其為百官之總則以冢宰名謂其為天官之職則以太宰名此于殷為六太于周為六卿者而漢初置尚書常侍曹光武尋改為吏曹漢末改尚書選部曹魏又改為吏部而自晉以後始重其官或置吏部尚書二人或置吏部尚書一人或班侍中中書令上或班侍中中書令下佩山玄玉紫綬金章其官聯為前行而不為中行後行其選事掌五品而不掌七品八品奏文武之士在考覈者逾幾萬員合左右之銓歸簿領者凡幾十案蓋近喻喉舌遠膺

斗樞內侍帷宸入尸程尺自非平衡空鑑安得離渭
 分涇豈特冠冕之羽儀實惟縉紳之領袖也故裴顛
 自表其無鑿察之譽題輿之才毛玠人推其有濯纓
 之操壺飡之潔山濤密聞公奏甄賞名流稱為啓事
 李肅錄異甄奇薦達後進號為得人韋世康嚴干請
 求而選用多所進拔朝士美其廉平范彥龍神于摘
 發而官曹無所壅闕時人服其明瞻江湛貧約自守
 故饋遺之類屏跡而肅清蔡克正直自持故苟進之
 徒望風而畏憚李宣伯正身率職不傾不撓魏知古
 正色奉公如衡如鏡讌飲止談風月而不言公事誰

如徐勉之無私選舉惟先德行而後及文才孰似牛
 弘之審慎鄧攸不肯受人一飯嘗牧馬于庭中王惠
 不輕授人一官輒聚書于閣下楊愔聰記強識其問
 人也或稱姓或稱名無有差誤辛術性尚貞明其取
 士也或以才或以器最為折衷以至裴楷之清通劉
 維之平當李重之祇慎張續之英華顧譚之精密細
 微朱整之周慎敬讓崔琰之清忠高亮蔡興宗之剛
 正方嚴凡若此者天下當無滯才而選人亦無失望
 豈不稱賢吏部哉他如何平叔拔擢舊知庾仲文頗
 通貨賄王安豐與世浮沉惟調門戶裴光庭但循資

格一槩賢愚其于選曹之箴去之已遠至乃楊國忠使胥吏暗定官員于私第中旋集百僚于尚書省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而無復倫序者風斯下矣晉武帝之超擢山濤者以其人有孝思故當太常之時便擢此職韓康伯之進用吳隱之者以其少有孝行故居銓衡之職便用此人李乂王丘崔沔三人者並掌銓選此唐世之所以爲得才鄭冲阮武孫邕三人者並得薦揚此盧毓之所以爲得士顏峻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是兩人爲吏書而喜怒之色異也王弘將加榮祿于人則必先呵責不加榮祿

于人則微假顏色是一人爲吏書而喜怒之時又異也

戶部尚書

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班周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
是爲戶部亦曰度支或列左民右民或稱左戶右戶
掌錢穀金帛寶貨恩錫之事專貢賦俸祿府庫倉庾
之需所主者修繕工作園囿鹽池所司者戶口公私
田宅租課班固申犬牙之制疆場綺分應璩論馬齒
之規井田鱗次戶標九等俱陳萬國之圖人有十倫
並掛三年之籍所謂紫極八座非德莫居卅屏六曹
惟賢是擇者也故鄭善果清正奉法甚有政績可稱
崔子乂嚴偉立朝雅有風稜可畏杜元凱之設爲條

例也嘗備物致用實之內廩外邊以濟當時之急長
孫平之置爲義倉也每令民出粟儲之窮簷委巷以
備荒歲之災張華贊帝伐吳而輒嘗量計于運漕遂
滅吳而得褒封之詔唐儉從帝校獵而不欲快心于
逐獸遂罷獵而成善諫之名劉溉動有風姿而在職
以清白自修聲色之娛非其願好吳隱之坐無擅席
而居官以清儉自守俸入之羨悉以賑施蔡景歷當
車駕之臨幸而拜命于侍宴之先則何其倚庇之特
重王琚有內相之稱名而得預于中朝之政則何其
眷委之獨隆何胤辭官而隱居于若耶竟謝白衣之
祿韋煥辭判而歸語其家衆已讓版使之銜蓋必如
李公擇者使之掌邦成可以禁抑克殘而培剋之風
息如韓忠彥者使之裁省局可以歛節財用而元祐
之錄成矣

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於版圖尚書古納言
之官蓋實專喉舌之樞要各有司之出納制萬貨之
低昂孰能披軔於肯綮之間多多益辨是宜審聽於
聲音之際一一而吹八座樞機五曹要劇自非元凱
之明允忠肅陳韓之敦樸淳深將何以釐正公私擾
安邦國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者蓋周之春官大宗伯掌邦禮以洽神人以和上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也典朕三禮大舜委之伯夷分勅六卿成王任之彤伯樞當喉舌位應文昌敦敘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郊天祀地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宜付一人之雋彥以修千古之儀文所謂典禮之于有司非人莫濟秩宗之于省戶其選則高者是已故魏文之命宋弁而使之攝二曹則以祀與戎爲大事唐高之命裴行儉而使之總二職則以文與武能兼資太宗之拜陳

叔達也謂其有讜言之益故晉秩清華以報忠睿宗之拜薛稷也謂其有翊贊之功故召入宮禁以決事韋綬之論祈禳而以宋景公漢文帝爲對也乃知人君之失德不能以媚神而消祲災豐稷之論廟饗而以司馬光呂公著爲配也乃知人臣之有功不可以得罪而廢祀典高麗有請買書籍者嘗下禮部議之而蘇公乃上言漢世且辭東王宜謝而弗許西蕃有進獻汗血者亦下禮部議之而蘇公又判狀朝廷方却走馬遂寢而不收李綱之在隋世其仕宦猶未達也曾筮得鼎卦而決諸太人之占謂易代當爲卿輔

至唐而竟以禮書拜官可謂巧符其數矣崔沔之歷秘書其名爵猶未顯也乃學擅禮經而會有朝廷之事凡疑議皆來取裁及沒而以禮書加贈可謂位償其才矣若韓昭仕僞蜀而居此官技藝悉皆涉獵而誦之者曰以人臣八座之貴而無襪線一條之長也斯亦何足道哉

兵部尚書

蓋聞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大司馬司馬者卽少皞睢鳩之任唐堯夏官之銜晉魏五兵七兵而唐宋司戎樞密之職也其屬有武選者凡貢舉遣將出兵奏捷之事皆隸之有職方者凡地圖城隍烽堠蕃夷之事皆隸之有駕部者凡輦輅車乘廐牧驛傳之事皆隸之有庫部者凡軍器儀仗鹵簿供帳之事皆隸之豈特連班八座上比比七星固亦分職五曹專司九法爲帝之喉舌作王之爪牙自微宿望通才高賢舊德其于以辦邦國之大典膺腹心之重臣鮮不什

何氏類金 卷之六 十三
矣姚崇之以相臣兼官也則舉屯戍儲械之屬皆暗
記于胸中李輔國之于南省視事也則整軍人將士
之裝率環衛于道左講武驪山之役帝且五申三令
親鼓于武帳之中無奈郭元振之遽奏禮止也非念
翊贊之功豈宜赦之而不坐按軍法新授方鎮之軍
時且挾矢張弓露兵于省閣之下固宜令狐楚之遽
有參辭也未聞闕庭之地孰是縱之而使震驚乘輿
蘇軾之充鹵簿使而隨行也時忽有衝突儀衛者而
公則慷慨具劾以疏聞是大臣之所以翼護天子黃
中之兼侍讀官而入直也時先有遣人候視者而公

則從容應召以坐語是天子之所以敬禮大臣當積
雨之候而以時政下詢本兵王起者請以寬逐臣爲
先惟冀允行以宣及時之德澤當軍興之年而以制
狄下問本兵王庶者對以愛人民爲本即蒙嘉嘆而
下樞使之綸音總之太乙靈旗出陪豹尾鈎陳王檻
進逼鰲頭得頗牧于禁中弄羗夷于掌上富公之鎮
西夏寇公之入中書其人故自足重也如徒區區以
簡率自持而乘款段之馬瑣瑣以種植爲務而樹夾
道之槐若李懷遠吳湊者亦烏用此高爵厚祿爲哉

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者周之秋官卿所謂爽鳩氏司寇也六卿之官倍百清比白雲五刑之屬三千慎加烏府舜帝有欽恤之命穆王有哀矜之辭臯陶之作士師期無刑以致理蘇公之爲司寇式敬獄以掌邦此其訟牒滋繁非膚敏之才不足以剖分情僞刑章紛委非諳通之識不足以辨析科條蓋難其人亦難其任矣劉祥道之爲司刑伯也每覆天下大獄必且累日欷歔爲之一再罷食而平反者多燕穆之之知審刑院也每讞天下疑獄必使沉寃昭雪爲之反覆推詳而全

活者衆京兆人有以姑鞭婦致歿者府斷償以歿刑
柳公綽以爲尊毆卑非鬪而竟得減死也不令爲妻
戮母而貽其子名教之羞金州守有受財枉法抵死
者法官貸以杖配蘇子容以爲上大夫不刑而竟得
免黔也不欲毀冕裂冠而貽當世士夫之恥律有建
議違制親被乃坐之條而王文正公以外郡具獄讞
聞不宜論以違制而請從違失也上可之而行其言
刑有盜殺同黨就捕不抵之例而韓忠獻公以若曹
併貲滅口不宜許以自新而遷動哀矜也上是之而
更其法非劉孝先之正直不能息都官省久崇之妖

非沈子厚之威名不能兼羽林監宿衛之事方嚴如
羊鉅平者豈受媚闈人之黨故于張僧胤之來候也
禁登床而弗使前剛毅如崔隱甫者豈求容奸相之
門故于牛仙客之詣謁也寧違詔而弗與見李適之
不以飲酒而致廢事不可不謂奉公突厥通自以少
文而遂辭官不可不謂知量顏真卿不欲令百官奏
事先關白宰執而後奏聞朝廷不可不謂忠君愛國也
乎哉

工部尚書

工部尚書者周之冬官卿所謂鳩鳩氏司空也司空
上和乾光下理坤道而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
墾則于司空責之其所治者山林川澤堤岸道路橋
梁其所主者城廓都邑宗廟社稷坐宅自非髦碩之
士練達之才何以使五材是宜百工惟敘故虞舜之
代伯禹實統其班周成之朝毛公爰處其地而孔子
之仕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百物之宜咸得厥
所此其克共邦事固亦非聖人所難矣降而後世漢
王梁之拜尚書也以玄武水神之號而爲司空水土

之官陳沈衆之拜尚書也以後周工部之官而兼前
代起部之職鄭善果正身奉法其在位也以精明而
懋著勤勞長孫平遇事有爲其居官也以開敏而虔
修職業于休烈清不治產而雅意好賢士類皆稱其
推轂李大義訥不能言而剛腸嫉惡人情每絕其私
干曾布當拜相之時豐公稷欲率臺屬論奏遂有此
遷而公且力求補外也表章有請斥佞人之言不避
怨府仁宗御講筵之日張公闡常召內庭咨詢時爲
稱善而公且屢請乞閑也帝諭有賴知外事之語不
允辭官若陳從易軍國之需輒多創立非不巧思過
人而僅畱心于器械閭立本兄弟之位並極顯榮非
不家聲奕世而徒馳譽于丹青嗚呼奮庸熙載亮采
惠疇此國家何等事而乃用彼碌碌大臣爲哉

吏部侍郎

六曹之各益侍郎一人以貳尚書自隋煬始而唐世
開元以來吏部選試之任皆侍郎專之遂爲故事分
領管選列爲三銓而尚書掌其一侍郎掌其二矣故
高孝基有知人之鑒其所賞異者爲杜如晦房玄齡
裴行儉有得士之稱其所推揚者爲王劇蘇味道李
敬玄之所延譽者乃楊炯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一代
文章之士王丘之所擢用者乃孫逖張鏡微張晉明
王冷然一時俊秀之流劉林甫之奏四時聽選也隨
到注擬各升授其官當時皆以爲便盧從愿之當六

年典選也冒名虛增皆摘發其事舉世咸以爲神高季輔知選事于東都時且共稱允愜人以爲得才而上亦鑒其清也故有金鏡之賜盧承慶辭選事于五品祇因職在尚書自以爲越局而上終弗之許也故有信卿之言姜晦大開銓門而賄賂不入宜嘆服于中朝李義盡絕蹊徑而請謁不行宜見知于人主馬載銓綜流品而振理風俗以此稱名教之宗季卿振拔幽滯而進用忠廉以此得士心之附陳堯咨升擢孤寒而特陳功狀皆得遷改京官孫逢吉救援正士而論劾優伶不容濫污清選他若魏克已放長榜而

喧譁于衢路楊思玄斥士流而見訟于選人許子孺補授悉憑令史有勾直乎配之譏鄭愔選除狼籍脏私有非錢不行之誚此其于選曹選法竟何如哉蓋必以李至遠者爲之則添字成文當不受欺必以韋陟者爲之則按聲盤詰莫不首伏矣

戶部侍郎

戶部侍郎者周官小司徒中大夫之任即隋之所置
爲民部侍郎唐之所改爲司元少常伯而宋之所仍
爲戶部職歸三司而曹列十案者也蓋下制民產上
經國儲理財先示簡廉利物毋懲聚歛自非精練吏
事通知民情何以上佐憂勤下寃凋瘵故善其職者
爲登大位中茲選者莫匪正人而元和以後宰相之
選恒必由之崔群大拜于前孟簡延登于後而其官
始稱貴重矣故李元紘之條奏時議得失最辨帝悅
而爲之賜衣楊瑒之條對版圖利病甚詳帝聞而爲

之嘆賞自夏殷周隋以來戶口之多少有數而盧承慶隨問敷陳事多徵實宜厯五位之咨嗟自長慶寶曆而後國家之變故頻仍而韋表微累年監察秩正貳卿應叨一時之寵渥牛僧孺于韓弘入朝之日獨不受官中之餽遺因按籍而見柳元禮于戶曹拜命之時能不徇例外之宣索必執奏以聞李絳之所以獨無進獻者不欲用官物以結私恩蘇轍之所以極諫開河者不敢諱直言以欺聖聽若乃蕭靈目不知書當伏臘而悞呼伏獵豈容內省之班張平叔心惟嗜利雜優諧而自稱老奴無復大臣之體王彥威雖該儒術而經總財用米鹽握筭非其所長則便曠職潘孟陽恃恃氣豪而巡視江淮貨賄公行乃其所短則大喪名矣

禮部侍郎

攷之春官小宗伯所謂禮部侍郎者也晉貳秩宗仍
躋內史紫荷挈處光搖萬玉之班紅藥翻時風動五
花之判登庸綴文昌之三相制作陳泰階之六符豈
惟典禮以和神人抑亦考文以舉秀孝文章煥焉可
述惟誇乘馬之工夙夜直哉惟清每進夔龍之選稱
是職者斯已難矣舊制掌貢舉者必以考功員外而
自李昂見詆于士類謂郎官位輕不足臨多士始命
侍郎掌之舊制試舉人者必在長安都門而自賈至
建議于中朝謂是年歲荒不必赴省會始分兩都試

之而若賈餗所中選者七十五人皆名士其後盡至公卿高錯所登第者三四十人皆實才其時盡黜浮艷鮑防當歲旱之時輒舉稔沴以爲策問而士且有指摘輔政者防則置之高第而使主上聞所未聞故遂下褒嘉之詔高郢當朋比之世更相譽薦以動主司而士且有請謁營私者郢則絕之太嚴而使士人舉所當舉故遂移流競之風韋陟恐詞人後生其才有所不能盡乃于試之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賦文詞先試于門下而後依常考校以此收得士之美稱李揆謂隄防書策其禁有所不必嚴乃于試之日令

選士即將所設經史韵語尋檢于庭中而後下筆成篇以此致憐才之令譽錢徽謝絕段文昌之囑托因之被貶于時而不欲私書相證令子弟舉火焚之也是稱長者令狐峒賺取楊炎之手書將以示公于上而即爲密奏具聞劾宰相以私迫之也是號姦人王起心畏嫌謗先以選取進士考文送中書閱視而始令放榜當司雖遠是非而官常已失劉太真性極詭隨第欲網羅勢家子弟恣私意甄收而遂致孤寒缺望則喪名檢而物議沸騰矣

兵部侍郎

兵部侍郎者周之夏官中大夫也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列元戎之樞必宿應文昌始得縮天喉舌非胸蟠武庫何能佐國爪牙亦難之矣蔣伸為上所信每進見必再三起留無非軍國大議韋澳為上所知每傳宣必劇論可否無非刑政訐謨韋處厚身犯斧鉞歿亡之誅以諫遊畋卒蒙感悟王敏節手畫秦隴形勝之槩以對便殿輒得褒嘉楊越公素之兒洪禮者兼有文武之才其入參機務而出効戰攻也帝則以公之家風而嘆賞盧丞相杞之子元

輔者雅有貞方之守其綽繼祖曾而歷踐清貴也人
不以父之醜行而見疵許將之所奏八條如兵馬器
械繕作給用云者皆當時之要言周文忠之所奏四
事如侍從臺諫監司郡守云者盡今日之急務督府
有密陳恢復之謀者侍郎周葵請對以爲慎毋輕舉
而帝且唯唯無言也至以敗書上聞而始憶公言之
爲正直宰執有持拜詔之議者侍郎張燾建言以爲
必不可從而彼且惓惓諭意也至以去國力諍而始
知公意之難挽回衛次公之選將見李勣徐有功之
兩孫名逸冊籍中公輒念祖先之有殊勲而待之以
優異李文敏之在朝會苗傅劉正彥之二賊變起輦
轂下公輒計朝廷之有佐助而應之以慨慷若盧承
慶以檢校兵曹而逡巡知選以爲越常局而不敢爲
則失之太慎楊弘武以戎司少伯而泛濫授官以爲
聽妻言而不敢逆則失之太污矣

刑部侍郎

周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是其爲刑部侍郎者也其所置一員以掌天下刑法徒隸勾覆關禁之政總其成而行其制中外咸質正焉旣以五聽讞獄訟而求民情又以八辟釐邦法而附刑罰此其光奉黃扉之命入踐白雲之司獨提冊筆之春徑荷紫囊之橐者而唐有大獄卽命御史中丞大理卿同刑部侍郎充之謂之大三司使其官可謂尊重矣故張柬之以才堪宰相而被薦于梁公僅有此授劉棲楚以名在諫官而受知于天子乃有此宣太宗之擢李道裕爲侍

郎也以張亮未有反刑不宜論死裕嘗奏之而每多追悔故憶之而因得其人德宗之遷奚陟爲侍郎也以李充原無罪狀不宜貶官陟即按之而業且得情故上之而竟寃其譴劉瑒以制勅可行者議其重輕裒彙書帙以成一家自號大中統類爲之表章奏行王播以法律未定者去其繁雜備舉格條以置座右每遇剖決如神以此僚屬歎服韓昌黎之上表極諫也恐崇異端之教而迎佛骨于禁中彭汝礪之降旨執奏也恐從政府之言而殺囚人于法外呂公孺請輕亡珠之罪者誠不忍見戮及無辜于是原廟殿中

頓開又繫之獄孔宗翰請治伶官之刑者誠不忍見戲及先聖于是凝祥池畔盡斥俳優之人獄有矜疑者即不以殺人廢法而定罪原情必不使橫罹于獄范功甫之所以多所平反囚有誣服者即不以成案爲拘而按法抵罰亦不欲邀賞于朝張文忠之所以最稱明允嗚呼周不得蘇公之敬安能審用法之中舜不賴咎繇之明何以布好生之德君人者如欲攬槍夜掃貫索宵空則秋卿之選慎之不可不早慎矣

工部侍郎

周之冬官中大夫小司空者是爲工部侍郎之任而以糾百工以飭五材使城郭都鄙定其規士農工商安其所其屬六十掌邦事者皆得而參預之儼矣尚書列座與天北斗以齊衡群然將作攸司掌土中邦而執藝必孚諸人望讓無臯益稷契夔龍亦簡在帝心若有上下草木鳥獸然後可以時地利可以建章程如曲阜制辭所云疇若予工汝徃爲允紀綱繕修之政杜塞滛巧之端亦其職然也李栖筠通鄭白渠不爲豪家所壅據故萬姓頌其恩澤而魁然負宰相

之聲胡啓中充回鶻使不爲胡虜所脅從故四夷憚其威名而居然隆大臣之譽有列戟于內閣外門示尊二三品者而柳彧以國公高僕射子申牒請之乃判父戟在門尊有壓卑之義而事竟不果施行有給札于侍從臺諫應詔數十人者而張闡同司業王十朋公指實陳之極言權臣在事時有累卵之危而帝且大加稱賞蘇廷碩之詔問而謂有工侍得中書之拜者則但對任賢之命豈以資格爲拘而起曹之延登有望楊龜山之入對而命以工侍兼侍讀之官者則首言自古之君皆以典學爲務而當寧之啓沃有

人若錢昱以外州刺史驟得推遷而宋祖謂其貴家子不可任爲丞郎乃命改官而出爲團練使者則帝之重惜名器可知雷得驤以中朝京官同知考課而趙相與之有夙嫌聞其再相制下不覺墜笏而遂上求退表章則普之嫉妬人才又可知矣

新刻何氏類錄卷之六

新刻何氏類錄卷之七目錄

職官類中

御史中丞

諫議大夫

太常卿

大理卿

光祿卿

太僕卿

鴻臚卿

尚寶卿

吏部郎中

戶部郎中

禮部郎中

兵部郎中

刑部郎中

工部郎中

吏部員外郎

戶部員外郎

禮部員外郎

兵部員外郎

刑部員外郎

工部員外郎

後學陸翔麟

錢士璠

門人孫士美

張炳芳

弟 何三英校

新刻何氏類錄卷之七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職官部

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有兩丞之名而晉千石之秩謂之獨坐謂之蘭臺謂之南司謂之中尉出入則千步清道威儀則十人執囊小事奏彈大事庭辯可以督察萬里可以糾繩百寮自非價重漢南名高河朔清風謬謬妙技翩翩直也如絃心焉匪石其孰能當此選者乎故如薛宣陳咸之執法崔鴻傳宣之直繩周浚孔顯之

何氏卷之十一
才能張昇王舉正之風憲李季和當官而強禦不憚
蕭惠開奉法而權威不阿孔琳之明直而無所屈撓
侯史光寬仁而無所枉縱荀伯子蒞職懃恪有匪躬
之稱鄭鮮之賦性剛方得司直之體崔從氣貌孤高
正立朝之色孔緯器志方雅持總憲之權任彥昇簪
裾輻輳預其讌集者號曰龍門江文蔚言論激昂寫
其彈文者爲之紙貴以高道穆之清直所行惟知奉
公豈宜責之私恨以張孝卿之聲名所急惟在執憲
豈得謂之左遷司馬桓溫之擅權而夜吹警角于中
堂也王恬劾其不敬以此時有器局之推尚書刁協

之用事而醉牽郎官至墮馬也能遠奏之免官以此
帝有忠公之歎柳彧以倖直而糾貴顯即于階下整
容而叱據床之僕射陸杲以鯁介而奏賊污遂于殿
前收劾而斥御側之小人張緬秉正推繩不顧權勢
則圖形在省以勵官常崔暹直言彈劾不避國親則
勸酒降階以示褒美節度使有格詔擅輸獻者而盧
坦劾之也第恐內庭收受輒于禁止勅令有違故請
歸有司以明聖德觀察使有違勅進羨餘者而歸融
奏之也惟恐天下效尤因而刻剝生人受弊故請行
重責以例列藩廬懷慎與子奕煥並爲此官而父子

何氏數金
兩世之清節不易沈冲與兄淡深皆歷此職而兄弟
三人之直聲不衰狄仁傑之曾孫狄兼謨者悉心彈
奏不以顧忌爲嫌乃知梁公之後人自有家法魏徵
之耳孫魏謩者讜論直陳不以諫諍爲諱乃知鄭公
之苗裔綽有祖風蓋至主上呼官而不名其人必有
所以取重閭吏橫挺而不直其人必有所以取輕而
中丞之賢不賢辨于此矣

諫議大夫

初秦之置諫大夫而後漢之增爲諫議大夫也多至
數十人少至七人而龍朔開元間又改正諫大夫分
爲左右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凡遇政事之壅闕朝端
之闕失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蓋歷代以來充供奉之
班居言責之地預軒墀之列爲耳目之官自非宿德
名儒誠心潔行其才縱橫適用其氣慷慨憂時夫孰
能當諫行言聽之時居面折廷爭之任者乎故王襄
之薦王褒也詔爲聖主賢臣頌而授官賈逵之薦李
尤也令作東觀辟雍篇而拜命鄭昌之訟蓋寬饒怨

傳董賢貴倖也而曰臣以諫爲名不敢不言其事鮑宣之劾丁彪以公直蹇正補益于朝周舉以清謹高亮靖恭于位褚遂良以鯁亮有學術竭誠于上武儒衡以勁正有風節効用于時孔戣忠讜于元和之初侃然有諫官之體公權切直于便殿之上居然有諍臣之風劉陶之論中人恨不列稷契之儔而與逢干之侶陳禪之諫夷樂言不應以夷狄之伎而陳帝王之庭龔勝之上書也直陳風俗薄制度奢賦斂重欲率萬民以儉約之風王吉之上疏也惟願述舊禮明王制延儒

生期躋一世于仁壽之域李法之性剛方論時事而正言直辭無改于舊虞承之性忠蹇在朝堂而犯顏諫諍不撓于人穆宗念鄭覃之盡規爲忠使之閣中奏對中宗嘉宋璟之抗論爲直令其仗下與言文宗時將罪宋申錫崔元亮乃置笏在陛爲之叩閣苦爭德宗時將相裴延齡陽元城乃裂麻于庭爲之守門極論柳仲郢之諫望仙臺謂其延方士邪流非君人所務蘇世長之諫披香殿謂其作瓊臺瑤室非創業所爲殷侑之具疏朝廷前後幾八十四通可謂切諫魏證之延訪臥內展轉凡三百餘奏可謂竭忠李景

伯獨爲箴規之言不効他人諂諛者時且睽違上意而終褒美于中書呂元膺夙負讜直之氣能言朝政得失者時且出刺外州而卒留居于帝側若此者誠王登之所稱不喜君得諫議而喜諫議得君者矣王安石之在侍從欲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而及司政事則又不許施行王巖叟之降內旨勿使給事與中舍相通而及察隱情實欲陰令限隔彼執政者以人事君何苦而阻塞言路乃爾哉

太常卿

昔帝舜之命伯夷作秩宗典三禮也卽太常之任而在周爲春官在秦爲奉常太常之名則更于漢而惟時必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給銀章而綰青綬佩蒼玉而服絳衣戴元冕之七旒驅赤車之千乘冠九卿之首居九寺之先司朝會宴享冊封之儀掌天地郊社陵寢之事八通鬼道俱申滌濯之誠七里神壇並被嚴宗之貺故使白鶴揚彩向清廟而歸飛赤雁呈姿對祠宮而振羽居是職者而可非其人乎故叔孫通之起朝儀而拜太常也以法酒無敢喧譁而方

知皇帝之貴乃出內帑而爲之賜金桓春卿之由少
傳而遷太常也以師禮甚見親重而竟忘天子之尊
乃會百官而爲之設几賀循居身廉潔而服物僅足
以周形故帝造其廬而有床薦席褥之錫和洽守分
清貧而田宅賣之以自給故帝嘉其行而有敕粟布
帛之頒桓郁之讀書而刪定十萬言傳父業而學士
遵依章句劉邠之視事而大閱四部樂導毋輿而都
人歎羨恩榮周澤以鯁介聞而數有撻爭朝廷嘉其
清正杜業以材能選而直言得失朝貴憚其剛方崔
之議禮皆由舊章是爲翼翼宗伯劉愷之建言嘗

引大義是爲侃侃太常魏自都洛之初制度未備而
韓暨之所匡正闕失者居多晉自元康以後郊祀不
親而虞松之所考明禮儀者悉具長孫紹遠制樂器
而欲調黃鍾諧以浮圖之鳴鐸斛斯徵稽典常而思
復雅樂合以蜀地之罽于王涯之詢舊樂工而使梨
園按之也以復還久湮之樂府楊綰之克禮儀使而
使郊廟行之也以振起久廢之典彛魏徵綜彙小戴
類禮一十篇而帝嘉其書韋縉請加宗廟邊豆二十
事而帝可其奏曾肇之親祀地祇于北郊也始知禮
官之釐正祀事韓維之疏請有司議廟制也欲明人

主之無私後宮有從黃道上誤行者疑于故違而彭年正色回顧輒以典故爲言以此禮曹服其博洽有在兩宮前切諫者似于過直而劉敞和顏敷陳微以孝友爲說以此主上知其箴規蓋陪尚省之衣冠主容臺之禮樂此皆其表表者也若張雅通以病不任行趙君儒以儒不仕職固無待言而若李元忠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其放達何如矣

大理卿

蓋天文有平星以主天下之獄而官屬有廷尉以持天下之平故大理者古官也即有虞之士師而成周之秋官之任也彼其官尊九列任重三章職列雲司榮加天寵自非如石之砥如淵之清以五聽察其情以三慮盡其理者夫孰能當此者乎故在昔李離爲晉大理過聽殺人而自拘請歿于上上赦之而離不敢受命也遂伏劍而亡石奢爲楚大理其父殺人而追及請命于君君赦之而奢不敢失法也亦刎頸而死楚令尹之族有干法者廷理寃之乃子文不庇族

人之親而竟置之理也誠不敢執國家之柄而以私
聞楚太子之御有蹂躪者廷理戮之乃莊王不因太
子之怒而遽加之誅也誠不敢輕社稷之臣而以法
廢前漢之爲廷尉者于定國則民自不寃張釋之則
人無寃獄而稱爲天下兩平北齊之爲廷尉者宋世
軌則洞見表裏蘇珍之則決定嫌疑而稱爲寺中二
絕郭躬世家歷官而所議寃條四十一事張文瓘旬
日在位而所決疑事四百餘條盛君達性多哀憐故
視職二十載而讞獄有恩無寃劇可久心極仁恕故
服官四十年而用法旣平且允有奏事屬謀叛斷服

絞刑者中書議允矣而張泌駁之也則曰祇能盡心
于陛下而不能苟容於文方有乞身沒官奴欲贖父
死者尚書議可矣而范堅駁之也則曰此爲施恩于
今時而第恐開怨于後日晉時有劾奏郡守付之法
司者而王彪之發詔不奉也人言張釋之執法以來
復見斯事宋時有沒入贓錢賜之法吏者而向敏中
引例不受也人言鍾離意委珠以後僅見此人有二
百人應訊之囚帝將親省而楊汪叅詳于一夕皆能
曲盡其情有十數年不決之獄時且質成而司馬岐
夫竟于一朝不敢少匿其詐苗晉卿之鞫獄獨核實

何止委金
持平而無所觀望孔坦之審刑惟合情當理而無所
愛憎黃昆閉門而不發緘書傳賢掌法而不私賓客
孔光議絕妻而詔是其說范延壽決分子而上可其
言若季羔按罪守門之刑已加則足而後且脫之危
難者以其有慘然哀矜之容趙綽奉詔辛亶之斬已
將解衣而久且釋之朝堂者以其有確然執持之意
吳氏之爲廷尉者三世郭氏之爲廷尉者七人于公
之門所以高者豈非其治獄多陰德臯陶之德所以
邁者豈非其爲理無虐刑哉若彼杜周之伺意擠排
張湯之舞文巧詆其何稱焉

光祿卿

光祿卿漢官也亦秦官也秦初置郎中令掌宮殿門
戶及主諸郎之在殿中侍衛者漢因之而武帝則改
名光祿勳獻帝又爲郎中令魏文又爲光祿勳而梁
則曰光祿卿唐之龍朔光宅雖改其官而卿之名不
改至神龍而復舊矣秦漢間所稱光祿典郎謁者虎
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斯其職乎故以周仁之
陰重也嘗得幸入內秘戲而在旁終不出語以此爲
上所優崇以石建之謹慎也嘗奏事屏人極辭而廷
見如不能言以此爲上所親禮孟宗以強飲而吐出

何止發金
九
麥飯上聞而爲之褒嘉也輒嘆其至德鄭袤以扶疾而追及乘輿上喜而與之同載也輒咨其計謀張湛謂天子臨朝之日不宜時有惰容乃爲之苦口以規其失也其後望見入來而復恐厯白馬生之諫郭憲謂天下初定之時不宜輕出征伐乃爲之斷鞞以止其行也其後潁川兵起而恨不用郭子橫之言幸廣成而校獵境內陳蕃以三空奏疏而欲止其出進御食而貫髮炙中陳正以三罪面訴而得免其刑大魚集于武庫屋上有司以爲吉祥而王肅之上辨也謂介鱗水族之物今且失居殆有邊將棄甲之變異氣

見于嘉德殿前中使以問禍福而楊賜之上疏也按春秋投蜺之讖後且致亂當有宮闈專政之虞張安世不污衣冠而撻奴常林不畏權貴而受拜杜林周密謹慎而選舉無不稱平鄭嘿溫謹謙虛而才地不以矜物得荀爽而司空卽行策拜用王惠而曜卿不獨擅竒凡此皆正直立身清廉蜚譽內奉肅衛外謹藩垣而豈非鐵中之錚錚人中之皎皎者乎說者謂光祿一官北齊則以掌宮殿而兼掌膳饍隋則全掌膳饍而不掌宮殿而元朔之改爲司宰卿光宅之改爲司膳卿固卽今之光祿官而非所謂秦官漢官者

也

太僕卿

太僕者周官也書稱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是也蓋率群從侍御之臣而掌車馬出入之事建路鼓于寢門之外翼乘輿于大道之旁自左馭而前驅戒僕夫以言邁其于天子大駕則奉小駕則御者亦其職任然矣歷秦漢晉唐以來有事郊祀置之無事郊祀廢之或廢而旋置或置而旋廢新莽則改為太御龍朔則改為司馭光宅則改為司僕神龍仍改為太僕卿而其後因之不改焉銅印而墨綬絳服而賢冠惟月膺名象河稱重其秩已高于石其銜亦屬大寮歷六

卿之貴而居其中膺九寺之尊而處其一自非石慶
之謹愿以策數馬者何以克勤此官即微陳萬年之
潔脩以行見推者未必能踐斯職襄侯嬰之前後為
太僕也自高祖以及文帝一人而歷事四君公孫賀
之父于為太僕也自騎士以至公卿兩世而聯登九
列祭彤之自遼東三十年徵入也帝嘗歎息以為可
屬重任故當巡狩過齊魯之時而指子路室為太僕
之室稱其禦侮之臣趙岐之副太傅馬日磾循行也
碑別表聞遣之宣揚國威故當郵軒臨郡縣之日而
見使者車為太僕之車喜其威儀之盛國淵之提身

恭儉是以蔬食自安而故舊宗人皆蒙其惠郭展之
留心養畜是以牧馬充牣而當時征伐皆賴其功此
其司牧政者之賢良而位罔卿者之型範也彼有行
義無聞于朝宁聲名不著于士林徒以家饒貲財父
任將帥忽長卿寺有瀆官常如劉士經者固宜韋弘
景薛存慶之封還勅文論列章奏者矣蓋聞僕臣正
厥后克正見于周書思無邪思馬斯臧詠于魯頌官
太僕者其以樂為御以德為車匪逸匪愆有箴有警
其庶幾乎

鴻臚卿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而秦官有典客者漢亦
 因之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而歷代皆
 仍其稱龍朔改為同文卿光宅改為司賓卿而神龍
 則復其舊蓋掌皇子之拜授印綬而諸王之入朝諸
 侯之襲封郡國之上計蠻夷之歸義皆屬焉是主四
 方之事而贊九賓之儀者也自非內包六德外兼百
 行弘裕足以容眾矜嚴足以正身者其孰能居此官
 當此任者乎故先後之鴻臚並得遷公者若左雄陳
 寵之輩大小之鴻臚皆名稱職者若韓暨韓宣之流

鴻臚卿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而秦官有典客者漢亦
 因之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而歷代皆
 仍其稱龍朔改為同文卿光宅改為司賓卿而神龍
 則復其舊蓋掌皇子之拜授印綬而諸王之入朝諸
 侯之襲封郡國之上計蠻夷之歸義皆屬焉是主四
 方之事而贊九賓之儀者也自非內包六德外兼百
 行弘裕足以容眾矜嚴足以正身者其孰能居此官
 當此任者乎故先後之鴻臚並得遷公者若左雄陳
 寵之輩大小之鴻臚皆名稱職者若韓暨韓宣之流

張儼之奉使也吳主以出境之才相屈而彼其詞鋒
淬鏘即應之以尚書裴秀車騎賈充侍中荀勗而不
能以博洽傲皇華之使臣李安世之贊賓也劉纘以
典客之名相呼而彼其辨舌縱橫即數之以周謂掌
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而不欲以今時襲亡秦之位
號有商仁以年老乞骸骨者詔賜老臣寵頒粟帛甚
盛而常使就問以質經傳之疑有張鑿以才高任專
對者責諭來使先存口實非宜而遂致改容以謝箴
規之益龜茲王遣子入朝上且極其褒賞崔林恐餘
國慕義而來者道路護送滋煩乃携書燉煌而并錄

前代欵夷豐約之規以爲恒準高祖朝勲人頒賜時
且竭其府藏劉世龍恐他日量入而出者國家經用
愈窘乃上計樵採而併請內帑繒絹剩餘之物以備
雜供山公之啓事也當缺選而用才中丞以舊能人
而善了王敦之爲卿也謂無食而任阮宣子以差有
祿而遂爲此揚雄之大鴻臚箴所稱人有才能察有
差級主以不廢官以不墮者也他如蕭由會病而賓
贊不及還歸故官則非其任郭况以得幸而賞賚過
多號爲金穴則非其人若習郁之拜鴻臚帝錄其前
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而謂幸黎丘時與帝通

何氏類金 卷之十
夢見蘇山神者斯已異矣

尚寶卿

尚寶者周官之所謂掌節秦官之所謂典瑞漢之所
謂符節唐之所謂符寶皆其任也令一人位從大夫
在御史中丞次車則韜沂冠則兩梁秩則千石而下
此或郎中或丞史有六百石有二百石有二人有四
人者蓋自漢初三璽天子自佩行璽而外信璽在符
節臺而唐時掌天子之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則請
而用之既事則奉而藏之而銅虎竹符之中分者留
其半而付受以爲信也其責可謂不重其爵可謂不
崇乎故趙高以符璽兼官趙堯授符璽御史而睦孟

嘗爲符節令矣蔡衍亦嘗爲符節令矣紀通之尚符節也當太尉定變之時乃矯詔而納北軍門以爲劉氏左袒此見其應變之功張敬之領符節也當官闈發難之日乃奮身而詣鴻都門以證太子無他此見其任事之勇霍光之初輔政少主也當殿中有怪群臣相驚之夜而光召符璽郎欲奪其璽乃杖劔而言臣頭可得璽不可得此又見其扈侍之忠如朝廷有所拜治書御史與符節令得發符而下之臣子有所奏治書御史與符節郎得共事而平之每朝會則以神璽進御座而函封之每召兵則以信璽勞四夷而泥封之蓋符臣之備位乘輿其宣命重威若斯之宏且鉅也有爲符臣箴者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明于斯義者庶幾能服其官不負其職也哉

吏部郎中

周官太宰之屬官有下大夫者郎郎中之任而秦之以郎中命官也以其爲郎侍衛居中故以爲名自漢魏以來或曰尚書郎或曰選部郎或曰吏部郎或曰承務郎或兩置或互名其稱號不同而其職司則一居蘭花署含鷄舌香用隃麋墨一丸握赤管筆二具所以區別管庫抑揚縉紳雖掌小銓而實輔大政者也魏文之欲舉一吏部郎也以屬群臣咨詢輒給假三日而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庾亮之欲覓一吏部郎也以屬桓彞延訪輒途遇一人而曰爲卿得之

何氏委金
卷之七
一
矣乃薦徐寧北齊之詔謝眺爲郎也三命而三表辭
山濤之舉阮咸爲郎也三上而三不用居此職稱此
才者亦難矣哉故必如李胤之廉平阮放之清儉李
毅之恬正劉鼎之風稜趙戩之陳說是非諸葛誕之
公議得失李重之務抑華競陸慧曉之不雜交遊庾
顛之靜默無爲周馥之檢括精切王檢之曹司專斷
王亮之銓序著聲何彥德之操立見稱當時褚翔之
公清不徇請囑許允之某郡限前某郡限後王蘊之
某人
有地某人有才然後可以舉異搜奇拔淹振滯
材畢舉多士歸心不然者而如陸亮以營私黜官
卑卓以飲酒廢職韋瑒性極貪婪而賣官如市溫彥
博時多擯抑而囂訟盈庭噫安得如山公所云能整
風俗理人倫者而令之主選舉哉

戶部郎中

郎中之任蓋卽周官司徒之屬所謂下大夫者在漢
爲計相在唐爲度支而其後或名人曹戶曹或名農
部民部或置左戶右戶或置一人二人所掌者若戶
口若土田若貢獻蠲免若優復媼婚若永業口分所
治者若民訟若賦役若供餽給賜若貨財出納若倉
廩委積書判之冗會計之勞符檄之多憂責之重固
尚書侍郎之貳而副使判子之司也讀高孝基叔姪
爭嫡之判知其重世禮教有朝臣所不能決而獨援
筆決之者遂以斷獄而著聲名讀武儒衡宰相度支

之疏謂其剝民脂膏有衆人所不敢言而獨矢口言之者遂以論事而見風采崔仁師以度支正郎口數財物千件而賚本對唱畧無差殊其心計宜見奇于人主畢誠以世家子弟身歷倉駕二曹而受命恬然畧無愠色其冲襟宜見重于宰臣韋維嘗蒔柳庭中其兄弟爲郎者數人遂號郎官韋氏張正嘗藏書舍內其父子爲郎者再世遂號書樓張家盧倫有詩才與李端司空曙齊驅遂美其名而人皆付之圖畫昌衡有幹局爲僕射祖孝徵薦引輒榮其選而自謂合于神明唐之憲宗嘗遣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而誠之以宮中用度皆有簿籍可稽民間困窮宜加賑恤無筭自今登車傳命宜體朕懷勿學孟陽使轍所臨但務浪遊酣飲云者此亦晚近賢君可謂克砥官箴洞知民隱者矣

禮部郎中

周官大宗伯之屬官有下大夫也蓋為郎中之任而郎官掌之以五禮設之以四曹是曰容臺咸推僊闡曹司之任實有藉于文雄郎吏之儔亦必資乎時彥賡章傳為口實俎豆議為典常當此職者類非常之賢出此途者多不次之擢蓋一時隆聲望而百日掌絲綸者也故孔過于闕禮多所箴規每見信納真不愧儀曹之稱休源于故事多所詳練畧無滯闕亦何慙獨誦之號劉杏博綜典籍可以備遺忘資訪問故徐勉委之臺閣大儀周捨善誦詩書可以議損益定

章程故范雲推之棟梁重器徐邈之論南北郊及明堂宗廟之毀建也言言悉徵故實姚察之論天地祀與事人禮神之簡煩也語語皆按古今王宏中之所條奏議最爲詳雅省中咸服才能劉原父之所上疏章尤極慨慷天子亦當意旨李翱之性峭鯁即宰執之論是非常直言而不屈陳襄之性剛方雖僧道之請度牒皆執奏而不行蓋議更官制而獨曰南宮舍人不比他曹也則朝廷且知其貴槩論官衙而獨呼水廳冷署素號無事也則仕宦皆羨其清讀洪邁之記而謂翳網第可設閒廷誦鄭谷之詩而謂煙霞不

足供彩筆者語豈虛也哉若賀德基世傳禮學繼祖父爲祠部郎有名當世而當其游都下時身服單衣敝袴偶於白馬寺逢一靚妝婦人脫白綸巾爲贈而曰君乃重器不久貧寒後果如其語者事亦奇矣

兵部郎中

兵部郎中者蓋周官軍司馬下大夫之屬而魏晉之
 五兵七兵宋齊之中兵外兵騎兵梁陳之左兵右兵
 皆有郎中員之置而其置有二員者以掌天下武官
 之品階衛府之名數及總軍戍差遣兵士簿書與朝
 集祿賜差發告身皆得而主之所謂夏卿首曹中臺
 妙選者非耶李愷方當官而凡案詳明時遂稱其幹
 局裴光庭既在職而公務修整人始服其猷為簿領
 紛如而馮子琮之口陳者闇對無失見其心計之精
 詳符檄叠至而姚元之之奏對者剖決如流知其才

能之劈畫看雲錦之成羣而辛公義之勾檢馬牧至
十萬餘匹可謂竭義以奉公當蠻夷之入座而顧弘
瑋之應荅庫仗凡十萬餘人則能詭辭以悅上盧氏
之兄弟與奕兩人者並有令名無慙懷慎之子陸
氏之兄弟倩若融五人者多有美譽不愧荀陳之流
孔若思明經敘遷而引避不赴者則以平日雅志惟
願曹郎爲安故貯水坐傍以示止足之意江智深孤
門除授而固辭不拜者則以當時高流不取臺郎爲
重故封還成命而無仕宦之情至若韋執誼之性猜
必嘗觀職方圖至嶺南瘴鄉輒瞑目命撤去之而竟
貶謫以畢其世蕭愿之性散率嘗掌告身印乃其父
尚書輒代署令給發之而平優游以終其官兩人者
亦可怪可笑矣

刑部郎中

周禮大司寇屬官士師下大夫者蓋為郎中復是正秩而漢有三功曹後漢有二千石曹魏有都官曹皆掌刑法獄訟之事而晉宋齊隋以來皆置郎中一人于部宋則以左右二員為額以左右二廳為分登秋臺之聯縮丞郎之務丹筆議刑而國網為重白雲司職而人命是懸制詞所云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奸惟是四者持刑之難為郎者良不易矣在太始之朝以裴楷為之在景福之季以薛能鄭谷為之在元豐之代以胡瑗杜紘為之非風雅之宗

何氏奏金 卷之七 二十五
師則縉紳之夙望而李林甫之求為郎也則平日謏庸無能欲覬覦而不可得蔣沆之久為郎也則當年淹滯下位欲速化而不可能故夫郎中者亦職親而地禁且選妙而秩清豈容以私意授而又豈容以匪人居哉昔韓晉卿之在郎署時議天下大辟讞訟悉從奏決而晉卿以為恐天下之死于獄多于伏辜者乃得罷之嗚呼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工部郎中

工部之有郎中也即周時大司空屬官下大夫而少皞所設之五工始皇所置之將作武德所改之司平皆其屬也蓋中臺起曹郎選尤重主城隍程匠度材之事司城池土木廨舍之工而又有所謂虞部者山虞掌山衡又有所謂水部者川衡掌川澤張元方制詞所云郎吏今之高選工官號為劇曹者是已裴讓之能賦詩詞嘗與楊愔友善每邂逅則清談竟日輒稱其品格之風流沈扶能恤民隱嘗充宣撫巡行有禁繫則抗疏請寬具見其衷腸之仁恕杜甫在工部

而名位已晚其未得備員也徒羨粉署馨香之妍范
杲爲省郎而制誥兼知其旣得晉秩也應誇禁林聲
價之貴李餘慶謂省中之官最美無似水曹曾南豐
謂郎署之選甚高必稱起部非虛語也若乃韋氏兄
弟二三人而並列郎署趙華仕宦三十載而方霑省
官名爵之盛衰遲速其不同固如此乎

吏部員外郎

吏部有員外郎者卽周官太宰屬官之上士恭于曹
郎本員之外復置郎以司其曹之籍帳而自隋開皇
唐龍朔以來各有之或列六品列七品或置一人置
二人其曹謂之南曹其選謂之小選所謂在南宮爲
看目在選士爲司命者也裴遵度敏識而決吏事卽
九流輻輳而萬人無少差訛韋商衡執筆而閱簿書
卽百務紛拏而一瞬便皆剖判李栖筠能使吏畏而
巨奸縮匿有神明之稱劉崇望能使政行而夙弊滌
除有清正之譽韓滉以強直而處官五載課最咸極

詳明皇甫鏞以廉平而在事三年官司頗能鈐制鞏
嗣立之薦岑義而曰人苟有幹不宜以微累棄賢才
也輒謝絕貨賄而守正于濁亂之時韋澳之對周墀
而曰公願無權不可以私意行喜怒也輒修舉職司
而歛衽于廟堂之上崔郾神情雅重其銓叙也孤寒
不至壅滯以此爲時流所推牛徽性氣貞剛其旌別
也能否不至混淆以此爲物議所重劉珙爲郎吏多
因緣作奸者珙謂銓有定式乃張設幕案令置于庭
階中故人皆翻閱之而吏不得藏其巧張棻爲郎官
有驛騷橫歛者棻言民無餘財特巧立名色攫取于
閭閻下故上遂詔罷之而官不得病吾民他若王丘
之務覈真才李渤之不避權倖王仲舒之奏議詳雅
裴垍之辭判精研凡此皆員外郎之能而且賢號爲
稱職而保有令名者矣

戶部員外郎

戶部之有員外郎也蓋周官司徒上士之屬而自隋
唐以來改為民部民曹並隨時置或列六品七品或
置二人三人掌州縣戶口貢賦之差司倉場積儲給
授之事其多少盈虛有數其出納豐約有宜惟一惟
公乃罔不同惟平惟實乃罔不吉所謂官參會計職
副度支必以轉筋之敏稱奇亦以聚米之能見美張
蒼之善籌國用詎肯留情馮勒之攷覈軍儲曾何介
意居是職者斯已難矣故于光明以狄梁公薦入因
而蒞官有聲裴向以賢令尹陞遷惟以奏課有績張

何氏委金 卷之七
時而後擢居正署時論皆惜其遲葉夢得之爲郎方
在官二載當天子召問之日而即超遷起居上意猶
嫌其父王剛中之議祀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也詔
是其說李文簡之議祀海瀆而以先農先蠶從也詔
復其常公主有弘文諸生之求許孟容弗之許也而
問狀于中使竟以執奏而得遷官朝廷且能容直秦
檜有兒子近除之問胡和仲弗之阿也而藉口于蔡
京遂以抗言而致罷職宰相可謂有權矣

兵部員外郎

兵部之有員外郎也即大司馬屬官之上士而隋唐
以來曹改而官不改本曹所治之事員外郎得參掌
之或掌貢舉雜請或掌考課簿書或掌甲冑弓矢乘
輿或掌戎器鹵簿儀仗而其後又以駕兼庫部以兵
兼職方其選清其權重非敷歷繁劇之任博通文學
之臣曾不得而望焉苟非其人難稱此職矣故張嘉
貞即功狀盈几有郎吏所不能裁決者而沛然處之
最詳不逾旬而庭無積牒崔元亮即簿書旁午有人
情所不能鎮定者而淡然應之皆辦不玩日而官有

餘閒楊越公之見李靖也重其有文武之才故爲之拊其床而曰卿當坐此唐太宗之得杜正倫也旌其有忠直之節故欲其稱所舉而曰卿宜勉旃朝家以郎官爲清選能吏雖羨之而不可求然何至堅執不奉詔書驅之使去如韋温之于姚郎者則知其量之褊窄故事以倉駕爲辱曹世家雖薄之而不欲就然何如恬愉不加意氣處之若安如畢誠之在駕部者則知其度之坦夷蓋至王翰身在曹司而家畜聲伎式舞且歌以取媚卿相願指氣使而自視王侯者斯亦可鄙甚矣

刑部員外郎

刑部之員外郎蓋大司寇屬官之上士掌律法覆奏讞而爲侍郎尚書之貳者也漢魏以來典曹理事時有汗隆官有輕重雖百職頽然耗廢容有冗雜多端而郎位皦然高華未有進越非任者蓋宗公貴士並出其途而練業儲才皆由其選至唐有大獄即以刑部員外郎同御史大夫及大理寺官爲之以決矜疑謂之小三司使其官雖卑而其權亦不爲不重矣武元衡稱病去官嘗浮沉觴詠放情事外而帝則簡注其才令狐峘遇事敢諫嘗建議山陵抗疏朝中而帝

則旌揚其直有事下刑部而三司同往按姚驥奏狀者裴濟謂臣堪此行而即請獨往也以釋遐邇憂懼之心有例藏刑部而三省上言置中書檢例者劉賡謂今非故事而仍請復藏也以通中外奏讞之事劉迺自拜省下能撰冊文而詞章典裁所以來崔祐甫之歎賞王鎰自居殿中能察非法而鞫訊平允所以當白樂天之制詞章夏卿之改授此官則以其奏課稱寂杜景佺之擢居此職則以其守法不撓而杜牧之求宰執不能得小儀小秋而乃以夢中人語之昆脚皆頭其後果得比部數亦奇矣哉

工部員外郎

工部員外郎者周官小司空之職而隋時于工部置員外郎一人以司本曹之帳籍與他曹同其掌京都衢關苑囿山澤草木及百蠻蕃客薪炭畋獵時蔬以至津濟船艦渠梁隄堰溝洫漁捕運漕碾磴之事皆得而掌之蓋職列冬卿而官名承務視他曹之職掌其繁更倍之故又有置二人以相左右者矣李頻自憲府而拜此官與鄭谷相唱和皆一時詞賦之宗杜甫自幕府而拜此職與嚴武相周旋爲一代風騷之祖張文瓘之遷員外郎而其兄文琮之爲戶侍也故

事凡兄弟不並居臺閣地而出宰雲陽則以拘于制
令韋叔謹之除員外郎而其弟季武之爲庫部也太
宗謂兄弟同任尚書曹而遂得陞授則以出自綸音
若蔣係在事會宰相宋申錫禍起北軍罪且不測而
同諫官泣諫玉階之前申錫遂得減歿論者其人可
不謂賢乎哉若以劣弱之質充督責之官以無用之
才管繁劇之任如郭璞所表者可鑒也已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七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八

職官類下

翰林

祭酒

司業

博士

給事中

御史

京兆尹

按察使

刺史

郡守

縣令

將帥

後學陸景臯

秦鏡

門人薛幼安

沈人龍

婿 夏繼開校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八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職官類下

翰林

翰林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而學士入院者楓陛拜恩之歲承明當直之年青漏紫微之天白麻紅燭之夜除以三署試以五題發揮大猷藻飾上命衣惹御香而拖瑞錦筆宣皇澤而灑春霖金鑿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遇侍寵榮致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

何氏斐金 卷之八
冠朝臣侍從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非但翰墨所聚而亦將相所儲也唐世以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者以充瀛洲之選楚王以李弘臯廖匡圖等十八人爲學士者以備幕府之僚有置北門學士者密參政事以分相權有置東頭學士者喜爲詩歌以供唱和或有華林省學士之號或有文林館學士之稱有學士才高中青錢之萬選有學士性懶過花影之八磚奏頌一篇李謫仙即登供奉宮詞一首元才子遂列詞林常袞視草于禁中雖宸極濡毫亦資其檢討吉甫揮翰于簾內雖相府屬吏亦肅其候迎陸

贄之奉詔而起草也思如湧泉即武悍之夫無不涕流感激陸宸之操觚而屬辭也敏若射注即輩行之士莫不歎服推揚讀晁迥之書命篇語無過褒而深得代言之體閱歐公之春帖子篇有佳意而不忘規諫之言公權咏賜衣邊軍詩而有去歲猶戰今年未歸之詞上則極其歎賞封敖草陣傷邊將詔而有傷居爾體痛在朕躬之句上且厚其寵頒有學士歸院者喜召對于半夜之時則送之以金蓮燭有學士在院者恐驚寢于大寒之候則覆之以蜀襖袍綠衣賜紫者馮可道之所以爲特恩金帶賜緋者李西樞之

所以爲異數以周麟之之手儀灑落玉筍班行百千輩望爲神仙以沈傳師之材行優長權公門弟七十人稱爲顏子蓋其地他官無比而宿儒可居此人主尊貴如宋太宗者常恨其不得爲之而人臣非類如王叔文者每恥其不能爲之者也至若林彥震韓維不由科第而入陳堯佐楊億不試制誥而除則又非常調所拘非庸材所及者矣

有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者皆海內才子同時而拜翰林承旨之官有湯悅徐鉉黃克正張洎四公者皆江南文人同時而直學士舍人之院柳公權以諫議大夫而知制誥於內禁者以其言事皆諍臣風也畢誠以翰林學士而爲節度于外藩者以其論列皆破羗狀也

祭酒

凡會同讌饗祭祠時惟尊長者先以酒沃酹故以祭酒得名而晉武帝國子學之置祭酒固卽周官之所名師氏而齊梁之所號國師者也自後改國學爲國子監又改爲司成館改祭酒爲成均監又改爲大司成服進賢冠佩水蒼玉步鴛閣而遊鸞沼排金門而上玉堂諸生執經皇子受業而漢以後皆以聰明威望德行學識者充之故吳王濞以長年劉氏授几杖而不朝蘇卿武以苦節老臣朝朔望而不拜荀卿之三爲祭酒也謂其歷大夫之位皆在所尊故齊人以

何氏 卷之八 四
爲重王承之三世祭酒也謂其從祖父以來皆居此
職故當世以爲榮劉毅以忠正亮直推劉智以清淑
潛敏進盧恭祖以儒宗學府用周弘正以國老民宗
稱杜夷以才學精純道行優備就第而咨詢孔穎達
以該洽義理博綜古今下詔而褒美秦宓之爲師友
祭酒也號稱仲父丘靈鞠之領東觀祭酒也願得終
身蘇通之爲禮記祭酒也居于東庠劉祥之爲儀禮
祭酒也處于西序袁瓌上疏于喪亂之後而國學始
興裴頠刻石于奏立之初而講堂斯築蕭昕請崇文
學而下詔群臣有籍于朝及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

生徒徐孝克開講孝經而比時太子釋奠于學及百
司臣寮侍從者倍加尊禮朝廷自不給國子之兵何
關吾事韓公可謂名言周帝惟喜聞江陽之說更起
朕心元善獨長諷諫陽嶠之引尹知章范行恭趙玄
點爲學官皆一時名人之冠呂公著之薦張載程頤
姜潛爲學正盡一世儒者之宗馮審請以孔碑刻去
僞號大唐真有光輝韓愈每召直講共食學官胄子
幸無寂寞而張思曼以太常卿領職許後胤以睦州
刺史授官田敏以侍郎得遷鄭覃以宰相兼判蓋實重
之矣彼有稱制之朝以授諸王駙馬都尉者則天官

作氏裝金
卷之八
五
畀之匪人有墨敕之降以命方士邪術庸流者則名器加于私愛而景龍南郊之祀祝欽明以腐儒無行希旨獻諛奏言皇后亦合助祭而欲使百王之舊章一朝墜失也人之不才而辱其官乃至此乎

司業

國子監之初置司業也在大業之三年而其改爲少司成也在龍朔之二載凡六館學生每歲有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祭酒司業試之而司業一官紹興不許與祭酒並除軋道仍今與祭酒並置蓋司業者祭酒之貳所謂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者也故孔穎達之代爲司業也以聖人之賢裔三世皆服其官楊綰之拜爲司業也以天下之名儒一時驟膺其選司禮所修儀注必經韋叔夏刊定以成典禮之式始得奏聞辟雍所藏九經皆屬張參手書以爲誦讀之功

不如繕寫郭山惲于御前無所陳藝請誦鹿鳴蟋蟀
古詩兩篇上以爲雅有箴規輒下詔以加褒美王大
寶于暇日多所著書輯成周易毛詩證義數卷上以
爲深明經旨因兼官以示表揚陽山城之引見諸儒
也今之省親且皆勸勉忠孝之言務期率教宜斤斤
守法于生徒施聖與之延見諸士也今之學古且皆
講求治亂之體可使適時宜鑿鑿見稱于士論陽嶠
奏修聖廟而勒碑以豎前庭盡紀崇儒之事黃中寢
表瑞芝而正言以對執政惜非諫諍之官若大曆中
歸崇敬授司業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省改祭酒爲太
師氏改司業二人爲左師右師而在庭議者謂爲習
俗久沿重難改作其事竟格而不行則亦非所謂通
儒之論矣

博士

博士者秦官也亦漢官也故秦之博士嘗以伏生爲之漢之博士嘗以叔孫通爲之矣賈誼年二十而文帝召爲博士何其少也及條對上而天子悅之爲奇才公孫弘年六十而武帝徵爲博士何其老也及奏策聞而天子擢之居上第孔氏之七世爲博士者自鮒以至于光皆以鴻儒能修其業歐陽氏之八世爲博士者自伯和以及于歛並以經術得代其官博通之才如徐文遠陸德明包愷褚徽魯遠者稱國學一時之最義學之士如張仲讓竇仕榮張買奴劉祖仁

何止委金 卷之八
馬光孔寵者號山東六姓之儒即任旭虞喜之輩抗
顏而辭乃衛宏桓榮之徒繼踵而集顧越以音響容
止為帝所贊美故其擢博士也出自內除崔景雋以
經明行修為上所見知故其遷博士也出自特命房
暉遠之世傳儒學而牛弘稱之有五經庫之名谷那
律之淹識群書而褚遂良稱之有九經庫之號殷亮
戴憑與諸儒論勝而奪坐也重者至八九席且至五
十席崔靈恩嚴植之為生徒教授而登講也聽者至
數百人且至千餘人董鈞數言政事謂之通儒王頰
遍通經書謂之博物張憑片言咨嗟是為理窟馬光

三禮明習是為儒宗邈之而平子思之問災異董仲
舒之治春秋韋長孺之通尚書高叔平之議饗會張
禹之精經學曹褒之制禮儀朱雲之長論難薛廣德
之能教授以至蘇孝友之通古今邯鄲子叔之善蒼
雅樂詳之忘寢食權會之盡幽微是數君子者皆博
學足以明經志操足以勵俗該洽典墳而行為世表
奉酬顧問而職在質疑小生之長短無敢飾非先儒
之異同有所考定主上崇儒而幸其第貴遊慕誼而
造其家此其為博士也豈直羣聚學徒循習舊說如
晚近世博士者云乎哉

給事中

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以其有事殿中故名給事歷代以來或爲加官或爲正額其員無定其名無常其地謂之畫堂謂之青瑣謂之門下謂之東臺其官謂之夕郎謂之舍人謂之拾遺謂之補闕凡制勅有不便于時者得而封奏之凡刑獄有未合于理者得而駁正之天下有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有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定之古之居是職者皆通士名賢或貴游國戚臚傳詔旨墨寫勅批夕奉天書夜直仙掖非其人則弗稱其職矣故東方朔以待

從推蕭望之以儒宗進鄭眾以明經用劉向以帝胄庸太康之詔張逵爲給事也謂其忠篤履素宜在朝廷以樹士標太始之詔陳邵爲給事也謂其清廉博通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太宗時張行成之爲給事而上書也不欲以天子萬乘之主而與臣下較量爭功中宗時盧粲之爲給事而駁奏也不欲以儲君主鬯之尊而與諸侯服用齊等呂元膺之旣刺同州而復爲給事也則以其儻言直氣爲主上所知故宜召之以備顧問郭承嘏之出刺華州而仍爲給事也則以其諫列拜章爲同官所重故宜留之以居瑣闥皇甫

縛之請減官俸崔植爲之封還勅書來俊臣之構陷梁公李嶠爲之陳列枉狀齊澣論駁開元之初言皆準古張元素諫止洛陽之役力可回天歸登每上諫疏必署同寅共奏忍使其獨當雷霆之威李藩每奉制誥輒從勅後駁批因知其雅有宰相之器孔戣之賦性慨慷讞獄未嘗不依于正穆質之爲人疆梗遇事未嘗不盡其言以至薛存誠之執勅不行袁高之執詔不下崔沔之議事惟允孫偓之守道不違陳戩之知無隱言程瑀之論無阿避黃廉之議引大體趙君錫之奏駁姦邪雖世代不同遭逢亦異而總之各

何氏裝金 卷之八
爲其主輸指天誓日之誠各致其身竭糾繆繩愆之
職則皆所謂名給諫者也若開元間李乂封駁過多
相君姚崇者薦之內擢實惡其持論異已而陰去其
權元祐間張問臥病太乂御史趙幾者掛之彈章乃
謂其決事徇私而訟言其罪至如昭愍時李逢吉誣
奏李紳而波及嚴將防坐黨左遷給事于敖亦且封
詔繳還中外以爲犯執政之怒及駁出而論嚴之貶
罪爲輕聞者無不大嘯其人良足羞矣

御史

御史服豸冠而披繡衣懸豹尾而棲烏署戴黑貂而
用紫褥簪白筆而持青囊以七品動糾百司以五曹
分隸六察蓋所謂朝廷之雄職耳目之尊官任之者
亦難其人矣故漢武帝之以左雍爲御史也是擢才
能唐太宗之以張行成爲御史也非由媒介慶曆之
除梅摯李京爲御史也專言政事治平之用范純仁
呂大防爲御史也自出姓名建中之于竇群而留爲
侍御史也不以二十年難進之臣而置之閑散之地
熙寧之于劉摯而擢爲侍御史也則以十六年去位

何氏類命 卷之八
十一
之吏而復其言責之司永徽以御史授李素立者處
之九品清要之官天監以御史遷何思澄者給之三
駟侍從之衛韋澳之不見高元裕請爲御史者恐作
呈身乃見其貞退寡慾之槩孫抃之薦引吳中復乞
爲御史者不求識面卒著其風裁強力之聲劉顥言
事風生輒逢貶謫其爲御史也當世目之鐵肝趙抃
彈章數上不避權豪其爲御史也時人呼之鐵面桓
公雅以直方執政而京師避其行踪其爲御史也因
名驄馬王志愔以剛鷲無私而人吏畏其瞻顧其爲
御史也遂號皂鵬御史有劾大司馬霍光者謂其人

臣而擅行廢立御史有劾大將軍梁冀者謂其朝賀
而不整威儀有橫劔當車者雖以中官之挾姦不資
詔書而迎太子則叱之毋行有披甲持戟者雖以諸
馬之貴盛不奉召命而造宮門則阻之毋入有鍛鍊
已成而獨明其無罪者欲全君人好生之德有惶懼
自縊而重鞠其死由者特雪臣下不白之冤有糾武
弁背坐闕庭而卽拘繫者而朝廷始尊有罪大臣不
斬逆賊而後奏聞者而獄案始定有言太后不宜久
預政者而任守忠諸奸黨因之斥逐有言正人不宜
出守郡者而歐陽修諸名臣賴之保全有彈樞使者

何氏類錄 卷之八
封章凡一十八上而臣僚憚其威嚴有彈監司者罷去凡二十三人而中外想其風采如是者可使遙羽鵝鷺接武夔龍可使橫榻癡床遷登南省可使廟廊與議供奉綴班可使臺閣生風貴豪歛手斯亦何愧其爲名御史哉

韋仁約謂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酬報國恩不能爲身家私謀以保妻子程明道謂居諫言之司必補闕拾遺贊襄朝政不能拾臣下長短以沽直名楊秉以彈糾不避而世稱其有宰相之才刁曜以蹇諤不阿而人重其有邊臣之節唐臨之糾繩貴戚不容王

道宗韋挺對立而私談王無競之執奏宰臣不許宗楚客楊再思離班而偶語郭尚書不救武庫之火而劉墩厲色詰之也不令其作威怙寵而截天子之法冠宇文述欲追敗軍之誅而游元正言責之也不令其請託行私而廢朝廷之公法崔仁師之覆青州男子逆謀止坐渠魁十餘人原非輕縱元稹之鞫東川節度過賦還奏違詔十餘事不謂嚴苛紀履忠之劾中丞來俊臣也列其犯狀者五事劉摯之彈宰相蔡確也列其罪狀者十條張戩之造對必攷古存體而極論王安石變法之非范純仁之敷言必引誼據經

而力爭濮安懿王議禮之失奸臣如王繼先者濁亂
朝綱而杜莘老恣擊之也其後官即罷去而武夫且
翕然誦其爲敢言之臣宦官如張去僞者陰阻戰議
而陳俊卿請斬之也其時言雖不行而至上且愕然
稱其爲仁者之勇

京兆尹

粵自秦置三川漢置三輔而京兆尹設焉蓋以監臨
一路表則四方統千里之封畿領萬戶之版籍從以
幢蓋鼓吹佩以玉麟銅符大事則奏聞小事則裁決
其權重其官尊矣非有美譽殊能異才爽氣名高岳
牧聲重朝廷者能堪此乎故雋不疑之多所平反也
其爲吏嚴而不殘趙廣漢之神于摘伏也其爲吏和
而不刻張敞之治偷盜而盡法行罰枹鼓爲之稀鳴
王尊之討宿豪而正法案誅豺狼爲之屏息翟方進
搏擊豪強而京師見畏許孟容彈壓豪右而輦轂生

威孫寶嘗以立秋按部而行嚴霜之誅袁安不以賊
罪鞫人而留冬日之愛李朝隱之執收太子舅而上
降勅慰勉之也遂以鋤強得名柳公綽之杖殺神策
軍而上正色詰責之也惟以合杖爲對柱正獻之正
直而人不敢干以私也權豪何自而撓其法包孝肅
之剛嚴而人不可干以私也關節何由而入其門歐
文忠之尹京也寵貴有違禁犯令者必按法以伏其
辜范文正之尹京也內侍有怙奸作威者必具疏以
列其罪韋澳之行法不可犯至于繫國戚以索夙負
而太后且爲代償吳芾之薦州不可求至于捕大闖

以徇市朝而權奸皆爲側目李燮秉執忠良而吏民
之歌之也威如虎恩如春鄭渾修明禁令而遠近之
賴之也民以安盜以息他若延篤之寬仁黎幹之嚴
肅源乾曜之寬簡薛元賞之威風韓維之肅清蓋勳
之明智陶回之恬雅昌溱之精勤王恂之忠亮篤誠
庾純之清粹中正劉靖之陟幽秉憲司馬芝之扶弱
抑強張延賞之簡約踈通鄭珣瑜之重厚堅確傅瑕
之持法不犯劉士安之大體不苛華松之剪治強宗
尹當之檢御貴戚蘇頌之頗嚴鞭朴李椿之親決文
書王安禮之夷使歎驚王巖叟之老奸畏慄凡此者

何氏類錄 卷之八 十一
皆所稱名京兆也魏少游之四爲京兆無赫赫之名
而人稱廉謹柳郢之五爲京兆有表表之政而世號
嚴明李仲通之兄弟二人相繼爲京兆也長安歌其
師尹具瞻梁子美之祖孫三世相代爲京兆也主上
嘆其縉紳盛事至如韋渙之尹京邑出自內除吳湊
之尹京都召而面授李峴以無獻而出守零郡則其
人非媚君張仲方以脂韋而出刺華州則其人不稱
職而崔洪之遷京兆仇士良使盜擊宰相迹出禁軍
而洪罷軟不能捕盜則其人之負望遂衰矣

按察使

十道按察使者置于景雲之三年十道採訪使者置
于開元之二載而乾元之初則改曰按察置使者使
者以豐稔爲上以省刑爲中以辦稅爲下而當其巡
行也持之以繡斧導之以朱衣縣令負弩而先驅刺
史戎服而謁見而其職主于疑留獄訟勸課農桑且
別其吏之廉者與其吏之不法者以達于朝權不爲
不重秩不爲不尊矣故當漢昭之世遣使持節而行
郡國也則問疾苦而舉賢良當漢宣之時命使持節
而詔郡國也則謹牧養而風德化元帝之命十二人

循行臨遣而約勅順帝之按二千石賊罪收舉而奏聞唐則有狄仁傑者以正直而毀江南之淫祠有馬懷柔者以仁恕而出江西之冤獄有韋見素者吏治繩糾而所至震畏有奚陟者民瘼撫慰而所至便安常袞之按福建至日即設鄉校而興起其人文與之鈞禮也此其易俗之化宜配享于學宮李勉之按嶺南歸時乃悉家人而盡搜其貨物投之江流也此其裋身之廉宜立碑于人吏熙寧十年之諭謂卿職爰在明刑宜捕一路盜賊爲急慶曆二年之詔謂朝臣自今報代令列三等功過以聞向子恣立榜而雪積

年無告之冤潘德鄰錄囚而出七推不決之獄馬亮之覆訊死刑所得全活至數千人而八閩感頌蔡挺之諭藏器甲所得兵械以百萬計而四境保全有挾妖法誘軍士爲變者呂居簡以兵捕其賊黨誅之而自後不敢作奸有擁萬人據茶陵倡亂者辛簡公以計擒其驍將戮之而自後不敢爲盜楊誠齋當南粵之亂方羽檄交馳而即帥師往平之也乃知仁者之人必有勇周濂溪提廣東之刑雖山崖絕跡而必緩行徐按之也乃知賢者之意在洗冤蓋聞按察之遣陸宣公請以五事施行陳子昂嘗以三事條對而朝

何氏委鈔 卷之八
廷有謹選監司者命御史爲之監司有留意教化者
作詩歌諭之至讀制詞所云惟公其心以察郡縣毋
濫繫毋賄成毋上下其手則汝爲稱職者居其官可
以繹思矣

刺史

自昔虞有十二州禹有九州殷周有八命皆以牧稱
而至始皇之併諸侯始改州牧爲刺史而其以刺史
更爲州牧也在綏和元壽之世其改州牧復爲刺史
也在建平建武之年而唐至德宋大元亦皆因之蓋
刺史者言其刺舉不法者之使爲民興利除害誅暴
鋤奸朱明之時則出巡行封部玄英之月則還天府
表聞此正陳子昂之所云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受
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者也故賈琮升車
褰裳而百姓震慄蘇章舉酒飲宴而二天無私韓愈

布氏委金 卷之八
禁嚴贖賣而男女保安孫成賑發救饑而戶口增益
李翔蠲宿逋而收權豪之稅温造鑿新渠而灌公私
之田薛登禦盜賊而峻守衛之防李栖筠起學校而
行鄉飲之禮狄仁傑不欲以備虜疲民力而縱之就
耕景仲曄不欲以築城棄農功而令之歸歛馬燧督
農而拒生于隴裴寬憂旱而雨隨于車王翼之境内
蝗不爲災李紳之山中虎不爲害張福雖江淮草木
亦知其威名祖逖即耆老兒童亦懷其恩德鄭述祖
父子俱爲兖州刺史而四封無盜有大鄭小鄭風教
猶同之歌夏侯夔兄弟俱爲豫州刺史而萬民懷恩

有是弟是兄布政優悠之詠蕭定之刺袁州也蕭復
之刺常州而張鎰之刺豪州也皆以理行高第而推
天子牧守之良薛大鼎之刺滄州也鄭德本之刺瀛
州而賈敦頤之刺冀州也皆以政治蜚聲而有河北
鼎鑄之譽桓範之爲兖州刺史也喜于復選除慙于
堪職業悲于戀闕庭而奉表稱謝薛珏之爲陝州刺
史也李承狀其簡趙贇言其廉盧翰稱其肅而薦書
參聞班固之舉謝夷吾也而曰外臺之表九伯之冠
玄宗之贊盧渙也而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温璋治
有異聲劉彙治有奇績而並蒙金紫之光榮盧從愿

何氏類錄 卷之八
政務嚴簡李元懿政務寬平而並得璽書之褒賜高
從簡之將吏立碑頌功徐申之士民立祠頌德黃霸
之使車特高三尺崔灌之增秩特進五階蓋必無曠
此官固宜靈承此寵也若武后時有請輟近侍爲刺
史者乃遣鳳閣侍郎韋嗣立等二十人爲之而獨薛
炎謙司馬鐘以政績著名于官開元時有議朝臣爲
刺史者乃命中書侍郎崔沔等十數人爲之而獨王
丘裴耀卿以清儉見稱于帝以此知爲民司牧者之
難其人而爲官擇人者之難其選矣

元孚之刺冀州以勸農課桑著神慈之聲能使州人
嘯聚如八王者願請入城致死効力恐後陸馥之刺
湘州以抑強扶弱著清平之譽能進郡老者宿如十
善者常詢政事發奸摘伏如神徐湛之刺兖州以善
政聞而嘗起樓臺招文士以盡遊翫之適夏侯詳之
刺湘州以善吏著而嘗起亭榭延僚屬以表挹損之
心

以清約率弘農之民而躬刈馬草任延以田作教九
真之境而民知牛耕崔寔之在五原勤種麻以供績
紡第五訪之在張掖擅發廩以賑貧窮文翁興學校
于成都令風同齊魯龔遂賣劔刀于渤海輒使俗
務農桑韓延壽行喪娶以先吏人召信臣開溝瀆以
通灌溉杜畿旌節孝而復徭役魏諷修庠序而設婚
姻王賜車毀不改馬羸不更裴俠肥鮮不食丁庸不
取郅都問遺無受請寄無聽宋登市無二價道無拾
遺劉昆仁化盛行猛虎避之而去房豹風教修理苦
泉變之而甘鄭弘之時雨隨車而白鹿夾于輪下黃

穆之甘露降樹而白鳥集于庭中張堪桑無附枝宜
起雙岐之頌廉范暮不禁火應來五袴之謠岑熙視
事二年而輿人有誦左振下車一歲而黃人有歌劉
之遴兄弟異績爲荆土所懷號爲大南郡小南郡王
安期兄弟寬恩爲越人所悅呼爲大東陽小東陽召
信臣杜詩之相繼爲南陽守也有邵父杜母之思邵
擘陳世卿之相繼爲廣州守也有邵父陳母之戴蓋
至劉寬之鞭懸而不用陳蕃之榻去而卽懸孟嘗之
珠徙而復還劉寵之錢選而後受王遜之犢留于上
洛羊續之魚掛于廬江侯霸之轍臥于臨淮魯定之

何氏類金 卷之八
書褒于天水而父老有不戀戀其去士民有不恐恐其遷相與攀車而留侯遮道而借寇者哉不然如顏延年之文章而出守始安也意殊快快不能平嘗作咏以見志如謝靈運之才學而出守永嘉也意亦憤憤不自得輒賦詩以寫懷王宣城僧達者性好游畋而聽訟都無常所謝義興敬冲者事付綱紀而聚歛頗有焚聲迺曰吾以效汲黯之臥治吾以學成瑨之坐嘯也則事何由而集民何自而安是謂曠官無爲貴守矣

裴嵩和清慎奉公爲天下之寂號獨立使君田元均明允斷獄爲蜀人所稱謂照天蠟燭鄭璠以嚴刻著譽陳咸以殺伐立威顏延年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蒼慈務在抑挫權右撫息貧羸劉敞四境肅清至于遺錢一囊而畏不敢取盜賊潛踪吳奎兩郡大治至于負人一物而罪不少寃豪猾斂手蓋太守者言其鷹揚隼擊有督察之才不言其和煦陽春有豈弟之德而已也

職官下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
 國相夷多以其地為縣而縣邑之長魯衛謂之宰葉
 謂之公晉謂之大夫楚謂之令尹秦制則縣萬戶以
 上為令萬戶以下為長而漢因之至北齊則以九等
 為差唐宋皆以六等為別而縣令主于導揚風化撫
 字黎民養鰥寡而恤孤窮課農桑而理訟獄而前代
 有以朝臣出為縣令以縣令入為臺郎又有以縣令
 委為銓衡以兩任除為監察者今顧不重哉在昔賢
 令如武城之言偃宣尼聞其絃歌之聲葉邑之王喬

縣令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
 國相夷多以其地為縣而縣邑之長魯衛謂之宰葉
 謂之公晉謂之大夫楚謂之令尹秦制則縣萬戶以
 上為令萬戶以下為長而漢因之至北齊則以九等
 為差唐宋皆以六等為別而縣令主于導揚風化撫
 字黎民養鰥寡而恤孤窮課農桑而理訟獄而前代
 有以朝臣出為縣令以縣令入為臺郎又有以縣令
 委為銓衡以兩任除為監察者今顧不重哉在昔賢
 令如武城之言偃宣尼聞其絃歌之聲葉邑之王喬

何氏委金 卷之八 三五
漢帝觀其飛鳧之影彭澤五株柳想陶靖節之高風
河陽一縣花見潘安仁之善政尹鐸令晉陽而不以
繭絲自處孔奮令臧姑而不以脂膏自污東河之子
奇老少共載而知其能理襄城之劉萬吏民同聲而
謂之不煩沉絳帷之巫女于河中而鄴之水災旋息
逐緋衣之老人于境外而鄴之火患頓消劉孟度之
在綿竹有得布錦之遺地而求主還之者則以縣有
明君彭子陽之在東吳正當干戈之塞途而即時解
去者則以邑有賢令非轉運使奏河清之狀何以明
其十奇非仁恕掾適中牟之郊何以識其三異徐嵩

之見奇于符秦也重其請託絕路而云年少落落有
端貳之才元志之受知于齊帝也重其中尉抗衡而
謂此兒稜稜有後彫之節宓令卓茂者束身自修執
誼惇固宜來光武之恩綸長安令李朝隱者清強自
遂德義不回應致睿宗之嘉歎涇陽書名于殿柱曾
聞樵夫道路之言永寧標榜于郡門令決諸縣矜疑
之獄歌之者曰清如水平如衡頌之者曰冰其清玉
其白曰厲同秋霜惠等春日曰澤侔春露潔齊冬冰
錫之璽書賜之金紫褒之卓異傳之循良有以哉讀
傅明府治縣之譜則以食飯不飲酒爲良方觀文潞

公放衙之詞則以夜寐而夙興爲上策若林崇父之
啓監司者又以投巫必得擅殺人之罪鳴琴將貽不
治事之譏若劉潛夫之題縣署者又以嗟民力至叔
世而張弓竭吏才恐聖門之鳴鼓爲令者亦難矣
馮野王上書願世令長安袁甫自言才能爲劇縣迺
汲長孺爲滎陽令恥屈膝于一官而稱病告歸鄉里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折腰于五斗而歸來賦就田園
則似乎縣令之職不足以枉高賢大良者而若卞延
之以弱冠令上虞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憤不能容
而即脫幘拂衣以去其人即非貪位戀官而亦好剛

負氣甚矣昔人有言不爲宰相則爲縣令蓋郎官出
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而其利澤及人至與相
等掌銓者何得泄泄視之陳子昂不云乎今吏部調
縣令如補一尉但論資考不論賢良故庸人皆得需
次擢受而他日又得循序升遷教化自此凌夷英雄
且爲短氣嗚呼吾有味乎其言矣

黔婁爲緡令而虎渡江趙瑤爲緡令而虎出界袁珍
爲六合令而虎去境第五訪爲新都令而虎伏辜楊
仲昌爲孝義令而鸞降其庭荀藐爲榆次令而鳳集
其地李果爲洛陽令而鬼神破膽李元紘爲好時令

何氏委金 卷之八 三七
而烏鵲擁車何並之爲長陵王渙之爲河內滕撫之
爲西蜀張允濟之爲武陽徐竑之爲汝陰羅衡之爲
萬年鄭弘之爲騶令也而道不拾遺封平仲之爲西
華李孟元之爲盧氏許季長之爲湖縣錢穆父之爲
如臯謝夷吾之爲壽張楊球之爲茂陵鄧毅之爲騶
令也而蝗不入境劉平之爲全椒孫謙之爲錢塘也
而獄無囚繫虞廷之爲洛陽曹攄之爲臨淄也而囚
縱來歸賈彪禁人殺子其後養子女者皆以賈名鄭
覃禁人鬻子其後育男女者皆以鄭字宋登令汝陰
而號神父房彥謙令長葛而號慈父崔瑗令汲而號

仁父張潭令和寧而號慈君喬智明令隆慮而號神
君吳芮令番而號番君顧憲之令建康陸雲令浚儀
而俱稱神明邢伯可令中牟沈憲令山陰而俱稱良
令岑伯華令金壇岑仲翔令長洲岑仲林令溧水皆
有治績號江東三岑荀淑長當塗韓紹長羸陳寔長
太丘鍾浩長林慮皆有政聲號潁川四長宓子賤治
單父彈琴而單父亦治巫馬期治單父戴星而單父
亦治王夷甫令元城終日清談而縣政亦理顧凱之
令山陰盡日垂簾而縣政亦理潁陽縣大其令薛恭
才不足粟邑縣小其令韋賞才有餘薛宣爲左馮翊

奏令賞與恭易縣治之而兩縣皆理乃知賢有司之才無事不集無地不宜也類如此

將帥

將帥者王之爪牙國之保障入而齋斧于廟出而授鉞于庭王旅東征則九羗釁鼓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旗自非勇冠三軍威申千里計謀百出舉動萬全高壘深溝臥驚沙而不動蛇營鳥陣臨死地而無疑者其能行丈人之師副長子之任掃狼山之積霧澄瀚海之恒流聲震百蠻武暢四海者乎故衛仲卿之在漢朝以擊匈奴封長平侯爵者八千餘戶郭子儀之在唐室以位大臣繫宗社安危者二十餘年折克行治邊凡三十載每多戰功而虜衆讐服其威望曹武

何氏委金 卷之八
穆爲將幾四十年未嘗敗績而夷人驚聞其姓名陳
曲逆善用秘計嘗從伐而運六奇賀若弼雅多幹才
當取陳而獻十策淮陰絕甬道以破秦軍九戰九勝
武侯渡瀘江以討孟獲七縱七擒唐休璟之六戰六
克也而皆披朱胃以先登婁師德之八戰八捷也而
皆戴紅額以來應李廣之與醜虜大小七十餘戰也
其才氣天下無雙史萬歲之與諸夷前後七百餘戰
也其英武天下無敵盛彥師以數千兵而梟賊首李
衛公以三千騎而蹂虜庭薛仁貴以三發矢而定天
山哥舒翰以半段鎗而破敵陣郭令公以獨騎而降

虜十萬馬琳以百騎而破賊五千甘延壽爲羽林而
藝擅騎射超石拔距絕于等倫祖士雅官奮威而志
清中原擊楫渡江形于誓告霍驃姚匈奴未滅而何
以家爲不營甲第曹武惠江南旣平而歸無他物惟
載圖書張燕公材標美箭門襲良弓而料兵恍如指
掌耿令貴右手拔刀左手把稍而擊賊曾不皺眉杜
山之與魏軍戰也佩霞明弓而所至震恐號爲杜彪
蔡祐之與齊人戰也披光明甲而所向披靡謂之鐵
虎杜果身先于陷陣有黃鬪年少之呼沈慶威震于
破蠻有蒼頭老公之號李光顏會將校而却名姝之

何氏類金 卷之八
遺忽焉涕下沾襟可以感激士卒柴紹彈琵琶而觀
女子之舞已而縱兵掩擊因之潰敗虜酋狄樞密當
元節夜張燈而宴從軍至晚賓從未散而猝聞夜半
奪崑崙之報始知公之神于用兵种世衡守青礮城
發怒而杖番將比時僚屬懷疑而後乃從彼中得機
事以歸始知衡之巧于用間長孫晟之聞弓聲而謂
霹靂見走馬而稱閃電也其威名宜見畏于蠻夷傳
奕之當上馬而擊賊人及下馬而作露布也其儒雅
宜見稱于人主如李陵之力能距虎射能命中者而
有國士之風如杜預之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者而有

左傳之癖他如郤穀之詩書禦侮晏嬰之樽俎折衝
祭遵之雅歌投壺羊祜之輕裘緩帶皆所謂文人而
儒將者也昔有以易將而勝者若秦以白起易王齕
以王翦易李信魏以無忌易晉鄙則勝有以易將而
敗者如趙以趙括易廉頗以趙葱易李牧燕以騎劫
易樂毅則敗矣而又有以名將不遇明君動遭讒口
者若田單之復齊國信陵之敗秦兵張湯郅支之誅
盧植黃巾之破鄧艾平蜀王濬平吳桓溫挫于慕容
垂苻堅卻于謝安石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克復京師
皆有社稷之功率爲萑菲所中或至削爵或至殺身

			三〇	漢書門
一	一	九	四	
二	三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圖內			
三		三	漢
六		〇	
四	一	四	書
〇	二	〇	
架	冊	號	類